

花是樹的女兒，文學是靈魂的孫子

吳錦發

土耳其的名詩人納京·喜克曼（Nazim Hikmet 1902-1963），從青少年坐政治牢到白髮蒼蒼才出獄。

出獄之後，媒體追問他：「有何感想？」納京·喜克曼以問題回答問題：「你們沒坐牢，這些年你們在牢外又做了什麼？」

如同他的詩，納京·喜克曼的問題像一把利刃一般，直指有良心者的胸口。

台灣在那個人性被踐踏，族群被殺戮，良知被揉碎的歲月裡，也曾有許多「良心未泯」的作家，一個一個像撲火的蛾一般在黑夜裡劃出一道優美的弦線衝向了暴烈的火堆；比較幸運的只被燒斷了翅膀，再也不得飛行，不幸者則化成了灰燼。

在這場悲劇中，沒有「浴火鳳凰」的傳奇，但化成灰燼的肉身確確實實在一陣大雨過後，成爲塵土的一部份，滋養了後世長在土地上的植物，春日來臨的時候，綻放爲一朵一朵的花，搖曳在空中，像大地哀傷的眼睛。

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瞭解事情真相的一批朋友，安靜地剪下了這些血的花朵，插在生鏽的槍管上，這是一種認知，一種情緒，一種深沉的反省，或者說是對那個黑暗時代的某些黑暗之心的警告。或許……或許也對納京·喜克曼的問題給了一個不算答案的答案：「我們沒坐牢，我們沒死掉，我們滿懷歉疚地將你們化身的花朵，插在橫暴的槍管上。」

蘭嶼的達悟人有一句話說：「樹是山的兒子，船是大海的孫子！」船是樹的化身，由「樹」成爲「船」，只是由「靜」解放爲「動」，以利於航行在大海之中。

套用這句話，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花是樹的女兒，文學是靈魂的孫子。」「血是身軀的兒子，光榮的死亡是永恆的孫子。」

在苦難時代灑下鮮血的作家們，留下文學，化身爲靈魂的花朵。今天，我們輕輕把它插在烏黑黑的槍口上，諾！大家發現世界亮麗多了，不是嗎？是爲之記。